

# 沼澤王的女兒

安徒生童話選集

平明出版社

安徒生童話選集

沼澤王的女兒

葉君健譯

新譯文叢刊

新譯文叢刊

卷號 239

沼澤王的女兒

定價 4,900

著者 [丹麥] 安徒生

譯者 葉君健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 
(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)

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

(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)

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開本: 762×1067 1/32

印張: 5 5/16

字數: 79,000

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1—15000

原書名 H. C. Andersens Eventyr; Hans Andersen's  
Fairy Tales  
原著者 [丹麥]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
原出版者 Gyldendalske Boghandel, Kobenhavn;  
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Oxfor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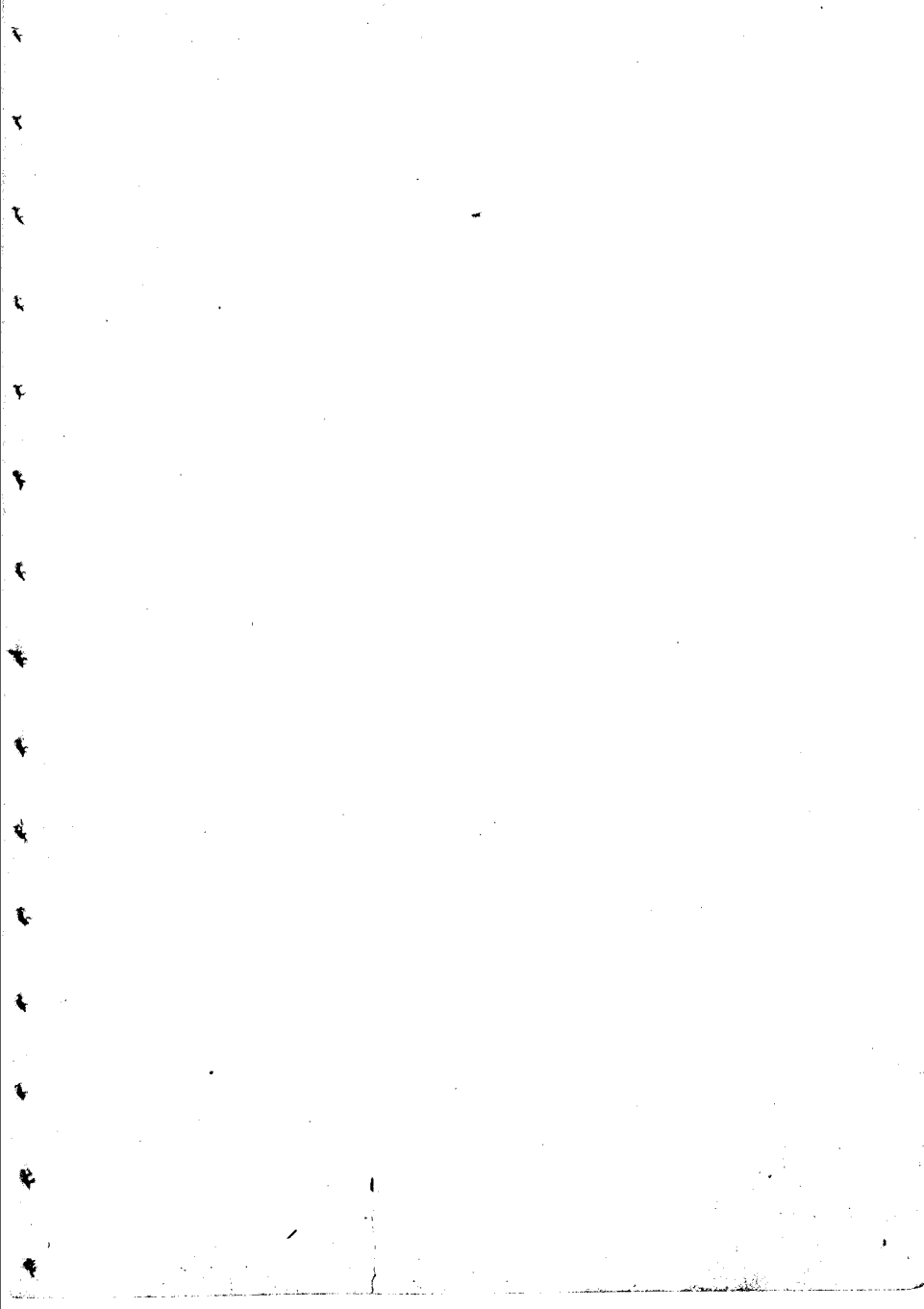
### 內 容 提 要

這集子包括十一篇富於幻想的美麗童話。它們都充滿了作者中年期那種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。如『老櫟樹的夢』和『沼澤王的女兒』；雖然作者爲他的時代所局限而不免帶了一些宗教的氣息，但它們代表作者對於『愛』的憧憬和追求。作者懷着這種熱烈的情感，不僅把他幻想的故事寫得真切動人，而且還使它們成爲偉大的詩篇。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老樹樹最後的夢·····    | 三   |
| 沉鐘·····         | 三   |
| 踩着麵包走的女孩子·····  | 二〇  |
| 孩子們的閒話·····     | 二四  |
| 一個貴族和他的女兒們····· | 二九  |
| 惡毒的王子·····      | 三九  |
| 一個豆莢裏的五粒豆·····  | 四三  |
| 筆和墨水壺·····      | 五九  |
| 鬼火進城裏來了·····    | 七五  |
| 蝴蝶·····         | 九七  |
| 沼澤王的女兒·····     | 一〇一 |

沼澤王的女兒



## 老櫟樹最後的夢

在緊貼着寬廣的海旁的一個樹林裏，有一株很老的老櫟樹立了一個很陡的岸上。它的年紀恰恰是三百六十五歲，不過對於這樹說來，這段時間也只是等於我們人的三百六十五天。我們白天醒轉來，晚上睡過去，於是我們就做起夢來。樹可就不是這樣。它一年有三個季節是醒着的，只有在冬天來了以後，它纔去睡覺。冬天是它休息的季節，是它過了一個漫長的日子——它叫做春、夏、秋——後的夜晚。

在許多夏天的日子裏，蜉蝣——它就是只能活一天的小飛虫——環繞着這樹的簇頂跳起舞來，生活着，享受着，感到快樂。然後這小小的生物就在安靜的幸福感中，躺在一片新鮮的大櫟樹葉子上休息。這時樹兒就說：

『可憐的小東西！你整個的生命也不過只有一天！太短了！這真是悲哀。』

『悲哀！你爲什麼要說這句話？』蜉蝣總是這樣回答說。『我周圍的一切是奇妙地光明，溫



暖 and 美麗。這使得我快樂。」

「然而也不過只有一天，接着什麼也完了！」

「完了！」蜉蝣接着說。「完了是什麼意思？你也完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像你那樣的日子，我恐怕要活幾千幾萬個。我的一天是好幾個季節！它是那麼長的一種東西，你簡直沒法計算出來。」

「沒法計算？我不懂得你的意思。你說你有幾千幾萬個像我這樣的日子，可是我有幾千幾萬個片刻；在這些片刻中我能夠感到快樂和幸福。當你死了以後，難道這個美麗的世界就會停止嗎？」

「不會的。」樹兒回答說：「它當然會活得更久——比我所能想像到的還要活得久。」

「唔，這樣說來，我們所有的時間是一樣的了，只不過我們計算的方法不同罷了。」

蜉蝣在空中飛着，跳着舞，欣賞她的像薄紗和天鵝絨那樣細緻的翅膀，欣賞帶來草原、野玫瑰和接骨木樹的香氣的薰風，欣賞花園的籬笆，野麝香草，薄荷和雛菊。這些花兒的香味是那麼強烈，這蜉蝣幾乎都要醉了。日子是漫長而美麗的，充滿了快樂和甜蜜感。當太陽低低地沉落的

時候，這隻小飛蟲對於她的幸福和享感到一種愉快的倦意。她細緻的翅膀已經不想再托住她了；於是她便輕輕地、慢慢地沿着柔軟的草葉溜下來，儘可能地點了幾下頭，然後便安靜地睡去——同時也死了。

『可憐的小蜉蝣！』樹樹說。『這種生命真是短促得可怕！』

每個夏日她跳着同樣的舞，回答着同樣的問題，而且她同樣地睡去。蜉蝣世世代代地重複着這同樣的事情；她們都感到同樣地快樂和幸福。

在春天的早晨，夏天的中午和秋天的晚上，樹樹老是站在那兒醒着的。他休息的時刻，他的夜，很快地來了。冬天一步一步地接近了。

暴風已經唱起了『晚安！晚安！』的歌。這兒落下一片葉子，那兒落下一片葉子。

『我們吹！看你是不是能夠睡着！我們唱歌，使你睡着，我們把你搖得睡着，這對於你的老枝子是有好處的，是不是？他們似乎快樂得要裂開了。甜蜜地睡去吧！甜蜜地睡去吧！這是你的第三百六十五個夜呀！按規矩說，你還不過只有一歲！甜蜜地睡去吧！雲塊撒下雪來，不久你的腳旁就會有一層溫暖和保護的被子。願你甜蜜地睡去，做些愉快的夢吧！』

這老櫟樹立在那兒，葉子都光了；他要睡過這個漫長的冬天，做許多夢——夢着他所遇見過的一些事情，像人類所做的夢一樣。

這株大櫟樹曾經一度是很小的——的確，他的搖籃不過是一顆櫟子。根據人類的計算，他現在正是在第四百個年頭之中。他是森林裏一株最大和最好的樹。人們遠遠地從海的另一邊就可以看到他，因此它對於水手們說來，是一個地形的標記。這株樹一點也不曉得，該是有多少眼睛習慣於尋找他。班鳩在他綠色的頂上高高地建起窠來，杜鵑坐在他的枝桠裏唱着歌。在秋天，當樹葉看起來像薄薄的銅片一樣的時候，許多候鳥在沒有飛到大海的彼岸去以前，就常常到這兒來休息。不過現在是冬天了，誰也可以看得出來，這樹沒有剩下一片葉子；他軀幹上生出的枝桠該是多麼彎，該是長得有多少瘤子。烏鴉和白嘴鴉輪流地到他的枝桠裏來住，談論着快要開始的嚴寒的季節和冬天生活的艱難。

這正是神聖的聖誕節的時候；這樹做起他最光榮的夢。

這樹有一種很明顯的節日感覺。他幻想他聽到了附近教堂的鐘聲。然而天氣仍然是像一個美麗的夏天，既柔和，又溫暖。他展開它莊嚴的、新鮮的、一片綠色的簇頂；太陽光在細枝和葉子

間戲弄着；空氣充滿了草和花的香味；快樂的蝴蝶前前後後地在互相追逐。朝生暮死的飛蟲跳起舞來，好像這世界就是爲了他們的跳舞和歡樂纔被創造出來的。這樹許多年來所看到過的東西，以及在他周圍所發生過的東西，像節日壯麗的行列一樣，似乎又在他面前遊行過去。他看到古代的騎士——他們的帽子上插着長羽毛，手腕上托着獵鷹。他們帶着他們的貴婦人，騎着華麗的駿馬走過去了。獵狗的號角吹起來了，獵犬咬起來了。他看到敵對的武士，穿着各種顏色的緊身上衣，拿着發亮的武器，矛和戟，架起帳篷，收起帳篷。篝火燃起來了；人們在這樹的枝極下面唱着歌和睡覺。他看到一對一對的戀人在他軀幹的近旁，在月光中，幸福地相會。他們把他們名字的第一個字母刻在他灰綠色的樹皮上。有個時候——自此以後多少年過去了——快樂的遊蕩者把七弦琴和風奏琴<sup>①</sup>掛在他的枝子上。現在它們又在那上面掛起來了，發出非常甜美的音調。班鳩在喁喁私語，好像是在訴出這樹兒對這一切事物的觀感；杜鵑唱起歌來，告訴他還有多少年他可以活下去。

這時他就覺得他有一股新的生命力在向 he 根裏最遠的細胞流去，然後又升到 he 最高的，

① 這是一種放在風中就自動發出音調的古琴。——譯者。

枝子上來，一直升到他葉子的尖上。這樹兒覺得自己在伸展和擴大；通過他的根，他感到連土裏都有了生命和溫暖。他感到他的氣力在增長，他的身體在長高，他的軀幹不停地向上升。他不停地生長，他的簇頂伸展開來，長得非常豐滿。這樹越長得高大，他就越感到他的快樂在增大；於是他就更起了一種愉快的希望，要長得更高——長到跟溫暖和明朗的太陽一樣高。

他已經長到超出雲層之上了。雲塊在他的簇頂下浮過去，像密密成羣的候鳥，或者像白色的大天鵝。這樹的每片葉子都有視覺，好像他有眼睛能夠看見東西一樣。他在大白天裏可以看到巨大和光耀的星星。每一顆星星像一對溫柔 and 晶瑩的眼睛似地在發着光。這使得他記起那些親切的眼睛，在他的枝下幽會的戀人的眼睛。

這是一幅非常美麗的景象——一種充滿了幸福和快樂的景象！然而在這一切幸福之中，這樹兒有了一種渴望；他迫切地想看到這樹林裏一切長在他下面的樹、一切灌木叢、草兒和花兒，也能跟他一樣長得高，也能看到這美麗的景象，也能嚐嚐這種快樂。這株巨大的櫟樹在他的幸福中並不感到太幸福，因為他沒有使他周圍大大小小的植物感到快樂。這種不安的感覺在他的每個小枝裏，在他的每片葉子裏，溫暖地和熱情地顫抖起來，好像在一個人的心裏一樣。

這樹的簇頂前後搖動着，好像他在他靜寂的渴望中要找一件什麼東西。於是他朝下面望。於是他嗅到車葉草的香氣；不一會兒，他聞到金銀花和紫羅蘭的更強烈的香味。他想像他聽到杜鵑在回答他的話。

是的，這樹林的一片綠頂迷濛地在雲層上面顯現出來；這槲樹看到他下面的一些樹都在生長，都在向上面伸展。灌木和草兒也長得很高，有些甚至把自己的根都拔起來，以便長得更快。樺木長得最快。她細嫩的軀幹像一條白色的閃電，像一根彎彎曲曲的線條，在向上升展；她周圍的枝子伸展開來像綠色的細紗和旗子。山林中的一切土生植物，包括長着稜毛的燈心草，也跟着別的植物一齊在向上長。鳥兒也飛來了，唱着歌。空中有一根草的葉子在搖動着，像飄着的一條緞帶。一隻蚱蜢坐在他上面用腿子擦自己的翅膀。小金蟲在嗡嗡地唱着歌，蜜蜂在低吟着。每隻鳥兒也都唱出自己的一套歌來。處處是一片歌聲和快樂的聲音；它們向天上飄去。

『可是水旁邊的那朵小藍花在什麼地方呢？』槲樹問；『那紫色的鐘形花和雛菊在什麼地方呢？』因為，你要知道，這株老槲樹也希望看到這些東西在他的周圍呀。

『我們在這兒呀！我們在這兒呀！』這回答是高聲喊出來的和唱出來的。

「不過去年夏天的那棵美麗的車葉草——而且去年這兒還有一塊地方長滿了鈴蘭花，還有開着美麗花兒的那些野蘋果樹！還有這樹林裏一年一度的美景——如果他們能一直活到現在的話，那麼他們現在都可以在場了！」

「我們都在這兒呀！我們都在這兒呀！」有許多聲音在更高的空中一齊回答說。  
看樣子他們早就在那兒。

「唔，這真美麗，說不出地美麗！」這老櫟樹高興地說。「他們大大小小都在我的周圍；誰也沒有被忘記掉！人們怎樣能想像得到這麼多的幸福呢？這怎樣可能呢？」

「在天上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，同時也是可能的！」這回答是在高空中發出來的。  
這株不停地生長着的櫟樹感到他的根從地上拔了出來。

「這是再好不過！」這樹說。「現在再沒有什麼鍊子可以鎖住我了！我現在可以飛了，可以在燦爛的陽光中向最高的地方飛了！而且我一切大大小小的心愛的人兒都在我的周圍——他們全體都在我的周圍！」

這是老櫟樹做的一個夢。當他正在做這夢的時候，一陣暴風雨從海上和陸地上吹來——

在這個神聖的聖誕節的時候。海向岸上捲起一股巨大的浪潮，這樹身中有一種崩裂的感覺——當他正在夢着他的根從土裏解放出來的時候，他的根真的從地上拔出來了。他倒了下來。他的三百六十五歲現在跟蜉蝣的一日是沒有兩樣。

在聖誕節的早晨，當太陽出來的時候，暴風雨停了。所有的教堂都發出節日的鐘聲。從每一個家庭裏，甚至從最小的茅屋裏，升起藍色的烟，像古代德魯伊（Druids）僧侶的祭壇上在感恩節時升起的烟一樣。海漸漸地變得平靜了。洋面停着的一條大船上——它很勝利地跟風暴鬥爭過一番——懸起了各色的國旗，作為適合於這個節日的慶祝的表示。

『這樹已經倒下來了——這株很老的，作為我們海岸地形的指標的櫟樹！水手們說。』它在昨夜的暴風雨中倒下了。誰能再把它栽上呢？誰也不能。』

這是人們對於這株樹所作的入葬的演說。演詞雖然很短，但是用意很好。這樹在蓋滿了積雪的海岸上躺着；從船上飄來的一個歌聲，在他直躺的身軀上盤旋着。這是聖誕節的愉快的頌歌，基督用血把人的靈魂贖出來的頌歌，永恆的生命的頌歌。

① 德魯伊（Druids）是古代高盧人（Gauls）和不列顛人（Britons）享有特權的一種祭司階級。譯者。



唱喲，高聲唱喲，在這幸福的早晨——

現在功成圓滿——他已經降生，

啊，處處是無邊的歡樂！

阿利路亞！阿利路亞！

這是一首古老聖詩的調子。在這歌聲和祈禱中，船上的每個人都感到一種特有的超升的感覺。正如那株老樹在他最後的、最美的、聖誕節晚上的夢中所感到的那種超升的感覺一樣。